

第二辑

迎春花

中国教育学会 / 编

原著 / 冯德英
主编 / 端木蕻良
缩写 / 宋怀冰



北京燕山出版社

中华爱国主义文学名著文库（二）

迎春花

冯德英	原著
宋怀冰	缩写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华爱国主义文学名著文库 (第二辑) 端木蕻良/主编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3 年 9 月修订版

ISBN 7-5402-0591-1

I. 中... II. 端... III. 长篇小说-缩写本-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864 号

中华爱国主义文学名著文库 (第二辑)

端木蕻良/主编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宝坻第二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插页 40 印张 81.725 字数 1360 千字

2003 年 9 月修订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 000

ISBN 7-5402-0591-1

(全十册) 定价: 178.00 元 (本册 17.80 元)

序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

张平先

弘扬爱国传统，对广大青少年有效实施爱国主义教育是我们面前十分重要和紧迫的任务。《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指出：“爱国主义教育是全民教育，重点是广大青少年。要针对青少年的特点，运用影视、书刊、音乐、戏剧、美术、故事会等形式，为广大青少年提供丰富、生动的爱国教材。”

课外阅读是广大中小学生开拓视野，陶冶情操，培养审美情趣，获取丰富课外知识的主要渠道，同时也是我们对中小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途径。中央五部委向全国中小学生推荐百种爱国主义教育图书，是实施爱国主义教育的有力措施。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校长要努力深化教育改革，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积极创造条件，精心组织学生开展课外阅读活动。实践证明，中小学生课外阅读什么书，对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此次五部委联合推荐的百种爱国主义教育图书，都是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各地出版的优秀图书中，经过专家评委精选确定的。其中有一批五、六十年代的优秀文学著作，在社会上特别是青少年中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许多优秀文学作品的主人公形象曾经教育、激励过一代人，至今还深深地铭刻在很

多人的心中。应该说，这些爱国主义的英雄形象，在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然是鼓舞我们奋勇前进的精神力量，同时也是对中小学生学习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生动教材。

今年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为了充分利用这次重要纪念活动，对广大中小学生学习进行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帮助青少年朋友深刻了解祖国苦难深重的历史，中国教育学会聘请端木蕻良先生为主编，并由北京汇力科技文化研究所具体策划，编辑了这套《中华爱国主义文学名著文库》。“文库”共汇集爱国主义的文学名著几十部。这些文学名著以中国近、现代史为背景，特别是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热情讴歌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者，前赴后继，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者的英雄形象。为适应中小学生学习阅读特点，同时也为适应新开阅读课的需要，“文库”采取缩写的形式，并由原著作者和名家亲自动笔，体现了编辑出版者竭诚为中小学生学习课外阅读服务的一番苦心。

今天的中小学生学习是二十一世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力军，愿全国的中小学生学习从小阅读好的课外书，自觉抵制社会上不健康图书的干扰，立志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第一章

1947年清明节的前夜，从黄垒河北岸走来一人。他走得很急，脚步却放得极轻，时时前后左右顾盼着。此人来到河边，脱下鞋袜，挽起裤腿，轻轻地划着河水，到了南岸，走上堤坝，离开大路，闪进了树林。

此时，河南畔一片昏暗，万籁无声。夜行人见了这般景象，轻松地舒了口气。他抽出插在裤腰带上的手枪，检查一下保险，然后下了河堤，顺着麦田间的小路，向正南的村庄走去，谨慎地摸进胡同。他向两头张望了一会儿，靠上一个瓦门楼，用手去轻轻敲门，接着压低声音叫道：“镢子，镢子……”

“谁呀，三更半夜来叫门？”一个女人没好气的答道。

“我，你舅。快开门！”

迎 春 花

门很快开了。夜行人闪进来，回身又把门插上。

进屋后，王镬子点上洋油灯，惊疑地打量她丈夫的舅父。他四十多岁，长着横肉的脸上布满坚硬的胡茬，眼睛里面网着血丝。他身体矮胖，显得举止拙笨，黑夹袄已被汗水湿透。她紧张不安地问道：

“舅！打哪来？你……”

“别急着问啦，”舅父插断外甥媳妇的话，“累死我啦！”他爬上炕，仰身躺在外甥媳妇刚睡过的花被子上。

王镬子给舅父备好酒菜和干粮。四两酒落肚，夜行人脸上泛起油光，他才感到有些轻松。他解下捆在腰间的小包袱，把夹袄脱下递给外甥媳妇去晾。王镬子接过衣服，突然被衣襟上一块块东西吸引住了，她低头一看，吃惊地叫道：“噢！血——”她猛又停住，骇然地盯着他裤腰带上的手枪，惊恐地说：

“啊！出事啦？”

舅父放下酒盅，以粗鲁的动作，一把抓住外甥媳妇，拉她坐到自己身边，哈哈笑着说：“孩子，别担心。这下可叫我汪化堂报仇雪恨啦！昨夜里，我们汪家岛村几户被斗的地主，一起动手，杀了村里三个干

部！指导员那家叫他绝了根，大大小小七口，都见了阎王！”

王镬子说：“那些共产党的干部，哼，叫他们都死绝了才好哩！”她突然又紧张起来，害怕地瞅着汪化堂说，“这可了不得，他们知道咱是亲戚，来这儿找你可糟啦！”

“没有事。”汪化堂宽慰地道，“民兵搜了一气没见影子，以为我们都从海上跑了。要不，我也不敢到你家来。”

王镬子叹息到：“唉，盼星星盼月亮，中央军多会儿能过来啊？听报纸上说的，解放军天天打胜仗，真急死人！他们搞得咱们家破人亡。俺哥被他们逼得没下落，不知死活。还有承祖，参了军就一直没消息……”

“哈哈！”汪化堂开心地笑起来，望着发愣的外甥媳妇说：“再不用为承祖担心，他早变成国军里的人啦！”汪化堂舒适地向被子上一仰，望着天花板棚道：“承祖这孩子，真是我大妹子生的宝贝，比他舅我还强哩！他当八路军不几个月，就投到国军那里去了……”

迎 春 花

“那怎么我还当军属？”王锄子惊诧异常。

“承祖怕你在家受难为，找了个好时机溜的，叫八路军以为他被打死，不知下落……他投到国军，上青岛找到我兄弟，当上特工人员啦！他二舅说，过些天，承祖要和其余一些人，分散派到解放区，串通咱们的人，对付共产党。”

王锄子喜形于色，紧接着问：“中央军什么时候来？”

汪化堂得意忘形，句句有力：“我兄弟说一不二，学蒋委员长的金口玉言，顶多再有两个月，全山东就是咱们的天下啦！”他坐起来，留心地问，“锄子，你们山河村被斗的那几家，有动静没有？”

王锄子想了想，说：“别家没听说犯了什么，就是蒋子金那爷儿俩不服帖。年前他们暗地到分他们地的人家去要粮，叫民兵押了几天；前些日子叫他儿子蒋经世去出民工，经世装病不去，又开会斗了一气。”

“那老村长呢？”汪化堂关切地问道。

“你说蒋殿人那‘老对虾’吗？”王锄子以轻蔑的口吻说，“他更老实，叫干么就干么，最听干部的

话啦！”

汪化堂冷笑着，说：“老实？哼，我看老村长不是松包。”他接着问道，“家里哪地方好藏人？”

王锄子向屋里端详一会，说：“没别处，有人来你躲进西间大粮食囤子里好啦，里面是空的，我上面用盖子遮好。”

“喔喔喔——”一声清脆的鸡啼，从东邻响起，王锄子一口气吹熄了灯火……



第 二 章

山河村成长方形，座落在一座小山跟前，总共有一百三十多户人家，每家正房的门都朝南开，真所谓开门见山了。村后面是一片平原，其实也只有里把宽，就挨着了黄垒河。山河村的人称黄垒河就叫北河，村头的小河则叫西河。

清明节这天上午，一个九岁的男孩子，跑到靠近西河堤的一幢独立茅草屋门口。他推门，门从里面插着的，就叫道：“姐！玲姐呀！开开门哪！你闷闷做什么呀？”

门开了，一位少女出现在门口，一身粗布的蓝褂黑裤，细苗苗的身躯，结实而柔韧；黑黄的柔发搭到耳朵下梢，陪衬着圆形的脸庞，面色透着红晕；一双黑得像涂着墨一样的眼睛，又灵敏又深邃，在不算黑的细眉下闪动着。她，姓曹，名春玲，已过了十八个

迎 春 花



生日，这个名字是解放后上了学才有的。

这时候，春玲提着盖有白毛巾的小竹篮，脸上显出惊讶的神色，看着门外的男孩子说：“噢，明生！你不去给烈士扫墓，回来做什么哪？”

“谁不去了？是老师叫俺回来的，要我帮你给妈上坟……我就到北河树林里拔棵小松树，好给妈栽上。”

春玲姐弟俩，在一块黄土地边的坟茔前停住了。春玲的母亲是去年——1946年夏天去世的。抗日战争头几年，她指望子孙后代摆脱长期苦难的生活，接连把两个女儿送给了革命。然而，给这位爱子如命的农妇的打击，是她的大女儿春娟进据点开辟工作，被敌人杀害了！她因此病倒了两个多月。之后，母亲渐渐爬起身，站起来，打发她最大的，其实才十六岁的儿子明强参加了八路军。土地改革实行了，母亲却病倒了，三个月后去世。

父亲是村里的指导员（党支部书记），工作极忙，加上田间的劳动，哪还有时间照顾家务和孩子？沉重的家务担子，猛一下落在姑娘春玲肩上。亏得明轩、明生两个弟弟很懂事。



迎 春 花

春玲的眼泪像断线的珠子流着，心里想着母亲在世时的情景……忽听明生在叫她。明生右手提着一桶水，左手举着一束黄灿灿的迎春花，来到近前。她俩栽上小树，明生又拿起迎春花，分给姐姐几枝，说：

“把花给妈戴上，到明年就能全开啦！”

春玲和明生回到家里；太阳快上南山顶了。春玲把小米打点进锅后，叫弟弟上街玩去，她坐在灶前烧火。一会儿，一个男子的坚定粗犷的歌声，伴随着有力的脚步声从门外传来：“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一位身材细高的青年迈进院门槛。首先跃入视线的，是他束皮带的腰间插着的驳壳枪。他穿着一套半新的草绿色军装，膝盖以下打着笔直的黄色裹腿。没穿袜子，布鞋是用带子勒在脚上的。此人的右臂有力地来回挥动着，左面的衣袖却是空洞洞地耷拉在衣襟上。这使他的身体显得很不平衡。他头上那顶单军帽戴得很周正，把长方形的脸庞陪衬得格外威严。三条粗皱纹刻在开朗的前额上。这些皱纹和见黑的胡茬虽然明显，却还是掩盖不了他那二十六岁的青春活力。

迎 春 花



春玲热情地迎着来人笑着说：“水山哥！你唱的歌真有意思，可就是天天唱，词老不唱全，调子也走了样。嘻嘻……俺爹呢？”

“指导员他们还在区里开会，晚上回来。”江水山忽然变得严肃起来，说：“青妇队长，有任务！”

春玲瞅着他绷紧的瘦削的黑红面孔，不由地理了把鬓发，忽闪着长睫毛，吃惊地问：“什么事，水山哥？”

江水山说：“我是赶回来布置人监视地主的动静的。区上说，前天黑夜汪家岛的村干部被地主反动派杀了三个，指导员的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妈，和老婆孩子一家七口，都叫害了！”

“啊！这么歹毒！”春玲的大眼睛瞪圆，惊怒地叫道，“这次对地主究竟该怎么办？”

“依我的意见，把他们全杀掉！”江水山咬着牙说。接着压抑地喘口气，“上级的政策，还是消灭阶级，不是把每个地主都脑袋搬家。没说的，服从命令吧！”他像对战士下命令一样严肃地对春玲叮嘱道：

“青妇队长！你找几个积极的队员，在那几家地主周



迎 春 花

围监视着，别叫混蛋们闻风藏了东西。”

像受到江水山的感染，春玲挺胸昂首，坚定地回答：“放心，民兵队长！保证做到。”



第 三 章

按照惯例，山河村党支部委员会都是在孙俊英家召开。这是因为，支部宣传委员孙俊英的丈夫江仲亭也是共产党员；住地僻静，家里又无别人。这孙俊英是位二十八九岁的女人，因为从小没干过粗重活计，也没生过孩子，又会修饰，看样子比实际年龄更小嫩些。她个子挺高，细条身材，头发擦着麻油，颜色白黄均匀，一层薄粉蒙住了脸上的雀斑。只是不知为什么，她不管有病没有，一年到头前额上总并排着三个火罐的紫痕。

像往常一样，孙俊英迎接这次来开会的第一个人，又是哼着《解放军进行曲》的武装委员江水山。江水山坐到炕前的凳子上，瞅着桌上的剩饭问：“仲亭哥出差回来了？”

“啊……”孙俊英有些脸红，沉吟一霎道：“大



迎 春 花

兄弟，你还不知道你哥的身子？肩膀的伤口又发啦！本来今天早上派他去抬担架。可我怎么能让你哥去呀？要不，你们该批评我不爱惜荣誉军人啦！哈哈！”

“那他上哪去啦，还不回家吃饭？”水山的声音很沉闷。

“他那人的牛脾气，你还不知道？”孙俊英两手在胸前交叉地握着，很轻快流利地说道，“手一时也闲不住，老想多打点粮食增加生产。我看哪，不是你嫂子夸女婿，下次选劳模，你仲亭哥真能算一个 ……”

江水山生气地说：“出差怕累，下地倒不在乎。”

江仲亭和江水山是叔伯兄弟。1941年春天，水山鼓动了仲亭，甩下给地主干了五年长工活的镢头，一块参加了八路军，兄弟俩一直在一起。在日本鬼子投降前夕一场攻打县城的激战中，江仲亭为抢救负伤的排长江水山，也挂了彩，两人一块进了医院。当失去左胳膊的江水山复员回到村，江仲亭已在家结婚三个月了。对一个穷哥哥成了家，水山当时感到高兴，两